

昭明文選集成

昭明文選集成

昭明文選集成卷之四十

古榕方廷珪伯海評選

及門

吳作霖斯沛
高凌霄卓友

全校刻

書上目錄

答蘓武書

報任少卿書

報孫會宗書

論盛孝章書

與彭寵書

與魏文帝書

以上共六篇

答蘓武書

李少卿

漢書李陵字少卿天漢二年陵率步卒五千人
出塞與單于戰力屈乃降匈奴中與蘓武相見

武得歸為書與陵令

歸漢陵作此書答之

子卿

下蔡邕獨斷陛下者羣臣與至尊言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而告之因卑達尊之意及羣臣庶士相

與言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也勤宣令德策名名書仕版清時榮問美譽休暢

幸甚幸甚遠托異國昔人所悲桓子新篇雍門周鼓琴見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

對曰所能令人悲者遠赴絕國無相見期若此人者但聞飛鳥之號秋風蕭條則心傷矣望風懷想能不依

依昔者故舊也不遺遠辱還答陵前與蕪武書武慰誨勤勤有踰有還答今陵又答

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愧然以上叙所以答書之由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

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韋鞬鞬臂衣縛左右手以便作事用皮為

之古毳幕莫以禦風雨衣服室羶肉酪漿以充饑渴飲食舉

目言笑誰與為歡申上無覩胡地玄冰邊土慘裂冰厚故色玄但聞寒其文土裂

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

互動牧馬悲鳴笳者李伯陽入西戎所作捲葉為之吟嘯成群邊聲四起笳曲馬鳴鼓吹

屬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觸景傷情是承

上亦是起下與子別後益復無聊耶賴也上念老母臨年被戮臨年臨死之年

謂老也妻子無辜並為鯨鯢末段痛發漢待功臣之薄伏根於此左傳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

封之以為大戮鯨鯢喻不義之人武帝以陵降匈奴殺其母妻身負國恩為世所悲子歸受榮

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

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域居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降既

後則不復返本國又自悲矣先君謂其父當戶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

十二字乃陵書自明其含冤負痛處此處起伏大意下文方痛切言之

區區之意每念至

念及母妻

見殺

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

何志自明見

其降原非貪生怕死即下

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

欲乘機會以立節報德意

羞增其降敵之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為

不入耳之歡

謂愁苦之言聽之使人不歡

來相勸勉異方之樂

入聲

祇音支令人

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

懷故復畧而言之

以上叙武答書之厚叙已降後飲食居處之苦叙一家母妻受禍之慘叙已之志原非臨

難苟免叙已功罪不難照察將下半截大意俱渾括在前下皆據此反覆申明來路秩秩分明是寬以布局之法通上為一

大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

先帝謂武帝陵作書時是漢昭帝之世

五將

失道陵獨遇戰

漢書天漢二年將軍李廣利出酒泉公孫敖出西河騎都尉李陵將步卒五千出居延時無五

將未詳其人失道愆期不至也

而裹萬里之糧帥待步之師出大漠

善本作之天漢字

外入彊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

之馬

羈馬絡頭也新羈壯馬

然猶斬將搃

居展

旗追奔逐北

拔取曰搃軍敗曰北

滅跡

埽塵斬其梟帥

敵已敗走故滅其行跡埽其奔塵

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

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

以上極叙戰功

匈奴旣敗舉國興師

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

比前此只用偏將領師不同

客主

之形旣不相如步馬之勢

凡行兵步不能勝騎

又甚懸絕

陵入匈奴之境則匈奴爲主陵

爲客客不如主之明地利便進退

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

初良痛決命

爭首漢書陵與單于連戰三卒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

死傷積野餘不滿百餘兵不而皆扶病不任干戈持創痛皆不

堪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懼其威兵盡

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爭為先登徒空也空首奮當此

時也天地為陵震怒戰士為陵飲血此番戰功更不比前番三

戰始敗而降焉得聲勢岌岌搖動紙上合單于謂陵不可復得

心服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便復戰故陵不免耳數句是說

管敢李陵傳云軍候管敢為軍旅候被校尉笞之五十乃亡入

匈奴於時匈奴與陵戰至塞恐漢有伏兵欲引還敢曰漢無伏兵匈奴因大進新兵陵戰蘭於山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漢軍敗弓矢盡陵於是遂降

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
又借往事相形。見其功大罪小。此即承上餘意。未盡為過。峽故
文勢綿亘。漢文多有此秘。史記高祖自將擊韓王信。遂至平城。
為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用陳平秘計始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
執法之人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
責其不宜降敵。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是
以義理論當死。此是以利害論當死。用雙敲。迫入有所為句。然
明其所以不死之故。排界之極。亦是巾上不難移身。勿頸意。然
陵不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欲以報恩。
言。蘇子卿書云。陵前為子卿死之計。所以然者。冀其驅醜虜。翻
然南馳。故且屈以求伸。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則將上報厚恩。下
顯祖考。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立節報德。昔范
之明。如下所云。

蠡不殉曾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讐。報魯國

之羞。區區之心。竊慕此耳。史記吳王發精卒擊越。敗之。越王乃以精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越臣范蠡。

卒用謀滅吳。殉謂死也。又曹沫為魯莊公將。與齊戰三戰三北。

公乃獻遂邑之地。以和。後桓公與魯盟於柯。沫持匕首劫盟。壇

上求逐所亡地。桓公許之。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

肉受刑。漢書公孫敖捕得生口。言陵教單于。此陵所以仰天椎

心而泣血也。申上不蒙明察。辜負陵心。足下又云漢與功臣

不薄。一難。又發。子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武與陵書云。漢與功臣不薄。昔蕭樊囚

繫韓彭趙醢。史記相國蕭何為民請上林中。空棄地。令民得入田收藁。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請吾苑

遂下廷尉械繫之。又高祖病人。惡樊噲黨於呂氏。即白上一日。官車晏駕。則噲欲以兵盡誅戚氏。趙王如意之屬。高祖大怒。乃

使陳平載絳侯代將而卽軍中斬噲陳平畏呂氏執噲詣長安
又陳豨反韓信在長安欲應之事覺呂氏使武王縛信斬於長
樂鍾室又彭越反高祖赦之遷處蜀道呂后白上曰彭越壯
士也今徙蜀自遺患不如誅之令其舍人告越反遂夷三族
五臣本
錯受戮周魏見辜漢書錯患諸侯強大請削其地七國
遂反景帝入袁盎之讒遂殺錯又周

勃爲丞相免就國每河東尉守行縣至絳勃常披甲令家人持
兵以自衛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又竇嬰景
帝時吳楚反拜嬰爲大將軍七國破封嬰爲魏其侯坐灌夫罵丞相田蚡不敬遂論嬰棄市其餘佐命立功

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賈誼已見上
漢書周亞夫

諫上不用因謝病免相亞夫子爲父買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召
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乎亞夫曰所買乃塋器也何謂反乎
吏侵之益急遂入廷尉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
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選舉誰不爲之痛心哉善註二子
指范蠡曹

沫向註指賈誼亞夫。選舉高舉也。按據善註是言范曹二人能以功名終。嘆諸人之不能善終。據向註此段是緊承上文。即作賈誼周亞夫亦合。蓋此二人視之韓彭等尤為有功無罪。以上言漢先代待功臣之薄。陵先將軍功畧蓋

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古身絕域之表。先將軍謂李廣貴臣

謂衛青漢書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擊匈奴。廣為前將軍。令出東道。東道迴遠。廣辭曰。臣結髮而與匈奴戰。願居前。大將軍不聽。廣意留慍怒。引兵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因問失道狀。欲上書報天子。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廣遂引刀自刺。此功臣義士所以負戟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以上言漢待其上世

功名之薄。文勢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一層剝入一層。

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依死朔北之野。漢書漢遣蘓武以中郎將持節送匈奴

奴使留在漢者。匈奴方欲使送武會匈奴。緱王長水虞常反。匈奴中常以告武副使張勝。勝許以貨物與常。一人夜亡告之。緱

王等死。虞常生得匈奴使衛律治其事。張勝以告武。武曰：「事如此，必及我。」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歸漢，引佩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丁年奉使，皓首而歸。壯之年，武氣絕半日，復息，乃徙武北海無人處。漢書：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及還，鬢髮盡白。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漢書：陵謂武曰：「陵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送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尚猶嘉子之節，況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

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

漢書：元始六年，武至京師。

拜為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二百萬，今之二千貫，屬國今鴻臚卿。

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

也。

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倭之類，悉為廊廟

宰。

宰官也。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

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

也。此段又從武身上見漢待功臣之薄就書中不滿意分作三層抒議自寬而縈胸中壘塊發洩盡矣。自漢與功臣不薄

至此通為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此處又將自家功大罪小見漢三大段。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戮及一家彼此對紐明其待功

臣之薄文心一層。剝入一層。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

豈復能眷眷乎。銑註言人雖有忠心不能勇烈尚能感節義視死如歸陵當日即安於王事而死主豈能眷眷

念陵數句見漢如是薄待功臣已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塋蠻之降亦非失策乃用反言洩憤

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秦

刀筆之吏弄謂使廷臣議已功罪刀筆古願足下勿復望陵。意

入大事書板小事書簡誤則以刀刮去之。當曰書中必招陵復使歸嗟乎子卿夫復何言。胸中壘塊已平漢故即借書中語以洩憤。以下將答書之

意作收

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作異域之鬼長與

足下生死辭矣

以後永不復通書

幸謝故人

故人大將軍霍光上官桀等

勉事聖君

足下亂子無恙勿以為念

漢書武在匈奴時胡婦生子名通國

努力自愛時因北

風復惠德音

復報也謂報前日武所惠之來書

李陵頓首

按為臣死敵自是常理若藉口不忍目前之死思圖日後

之功是國家無死綏之臣矣且已降敵心懷兩端是何異

再適之婦望故夫而思復也但陵當日罪之可原全由以

五千步軍當十倍強敵勢孤援絕以功折罪網或可寬殺

其妻子併及老母斯為過矣嗚乎陵自是奇士遭逢不幸

身名俱裂。君子諒其心。終不能為之諱其事。然則士寧為王碎無為瓦全哉。書則淋漓酣恣。神似龍門。

報任少卿書

司馬子長

漢書武帝將誅李陵母妻。遷盛言李陵才器不可誅之。後有讒遷與陵善。故為游說。遂下

獄受割刑。後為中書令。脩史記。益州刺史任安字少卿。與遷書責以進賢之義。遷以此書報之。

太史公牛馬走

太史公遷父談官走猶僕也。言已為太史公。司全掌牛馬之僕。自謙之辭。蓋遷襲談之職。

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

少卿任安字

曩者辱賜書。敎以順於接物。推

賢進士為務

此句是一篇持議之根。史遷正因救李陵事。全推賢進士受茲官。刑奇禍下云。身殘處穢。大節虧缺。

皆據此而言。今少卿敎他推賢進士。正是搔着痛處。入手便提出。後面皆毓胎孕。无於此。再藉作論。純用此法。意氣懃懃。

慙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望怨也用

流俗人之言。因衆口譏笑。不敢推賢進士。俱伏後截。僕雖罷駑。奴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

矣。顧自以爲身殘處穢。身殘卽下宮刑處穢卽動而見尤。欲益

反損。推進之事原欲益人因已殘穢反至損人聲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鬱悒不通也無可與

語。便是下。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

復鼓琴。言人之有所爲多爲知己而爲誰能令之使爲人之聽吾言亦由心志相孚誰能令之使聽如伯牙之鼓琴全

爲鍾子期之知音。而子期知音亦非伯牙令之使聽。自有相契

於形骸之外者。呂氏春秋。伯牙鼓琴。意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巍巍若太山。俄而志在流水。子期曰。善哉。蕩蕩乎若流水。何則

子期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爲世無賞音者。士爲知己者。用女爲悅己者。容。容脩飾其儀容大意是言欲推賢進士由人素信於我其言始